

“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八十年代科大古典音乐欣赏的第一个高潮，当属著名钢琴家殷承宗来科大演出。1980年11月，听说殷承宗和中央乐团几位同事来到合肥，物理系（2系）学生会组织了5位科大各系的厦门同学，以老乡的身分来到三孝口殷承宗下榻的酒店拜访他。殷承宗对我们的来访倍感亲切，十分高兴。当我们告别时，他送到门口，这时我们邀请他来科大给同学们演奏，他爽快地答应了。

两天后，我们把殷承宗接到科大。他顾不上吃午饭，直奔当时的六食堂试琴。由于当时学校的钢琴很破旧，音准也不是太好，我们一直担心这台钢琴无法用于演奏。在他试琴期间，我的心一直吊在嗓子口，忐忑不安！还好，他试弹了半个多小时后肯定地说，“这台钢琴可以用来演奏”。我才如释重负，松了口气。

午饭后，殷承宗都没顾得上休息，就来到151楼一层的副楼教室，给同学们讲述他的成长经历和音乐生涯，以及他在前苏联留学时，曾经在寒冷的莫斯科一天练琴十多个小时的励志故事。我们也得知他小时候每天练琴完全是因为自己酷爱钢琴而非家长逼迫的结果，以及他参加“国际柴可夫斯基钢琴大赛”时发生的轶事。

遗憾的是，当时的教室比较小，讲台四周和过道都挤满了人之后，许多没法进教室的同学只能站在窗外听，场面感人！讲座之后，殷承宗来到六食堂。科大当时

殷承宗科大演出记

✱ 1978级 池涵



图为殷承宗在科大演出的盛况

还没有正规的大礼堂，六食堂有需要时就兼做大礼堂。殷承宗在六食堂为老师和同



左为作者（时任2系学生会主席）与应邀来科大演出的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合影

学们演奏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其他一些曲目。当天，六食堂挤满了观众，这是我进科大之后见到的户内师生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由于时间有限，几次加演之后，我不得不打断掌声，告诉大家殷承宗当天晚上就要赶回北京，请老师和同学们谅解及“放行”。

独奏会之后，二系学生会又受学校之托，以老乡的名义，在五食堂旁边的小餐厅宴请了殷承宗。晚宴前他并不知道会有这么多老乡学生与他共进晚餐，当他走进餐厅时，显得十分惊喜和感动。如此温馨

追忆逝去的青春
——为母校60周年校庆而作

✱ 1959级 王守原



1959年秋，入学不久的科大5907部分学子



参加天安门庆典活动的科大管乐队骨干，其中有多位59级同学。他们意气风发，气宇轩昂，当年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演出活动，为年级、为学校获得荣誉和嘉奖。

晨，朗读外语的声音在小树林中随风轻扬，操场上跑步、练拳的健儿熙熙攘攘。晚上，教室的灯光总是那样明亮，一遍遍的就寝铃声也打不断学子们的冥思苦想。时光是那样飞快地消逝，

刻苦学习的同学们恨不得黑夜永不降临，一天24小时1分钟也不愿白白废荒。专心致志学习的同学比比皆是。伏案精读经典著作，更是科大同学的第二课堂。

学校着眼于未来的科研，时常鼓励同学们展开想象的翅膀。人工降雨小火箭的研制，使许多同学早早走上了科研战场。理论联系实际，极大调动了学习兴趣，在实践中巩固，方可在科海中更自在地翱翔。

除了课内刻苦学习，我们的业余文体活动，也是有趣而紧张。力学系在学校历年运动会上，经常力拔头筹。而我们59和58级同学，则是力学系运动队的主力骨干。

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盛大游行，是我们多年的梦想。1959年的十年大庆，我们参加

的晚宴，给刚走出逆境不久的殷承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以后的来信中，还再次致谢。

晚宴之后，我们要送殷承宗去合肥火车站乘晚上7:30的火车回北京，不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学校安排的小车原定6:40在小卖部前面接我们，可是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小车来。开始他还很沉得住气，说“没关系，来得及”。等到快7:00了小车还是没来，他也紧张起来。好在当时校团委副书记马宪萍老师等在场，几个电话催促之后，科大车队的队长终于亲自开车来了。但那时大概只剩20分钟，要从学校赶到火车站，时间真是不多。还好车队队长车技高超，一路飞车，在火车开车前三分钟赶到了车站！记得当小车一到火车站还未停稳，我和殷承宗就跳下车往检票口冲，边跑边喊“等一等”，“等一等”“等...”当我们冲进检票口，只见他的同事站在车厢门口急得大叫“快点”，“快点”“快...”，恨不得一手把他拽上车。当殷承宗的脚刚踏进车厢，火车就缓缓移动了，好惊险的一幕！

殷承宗回到北京之后，曾来信说对科大的访问演出是他那几年最精彩的一天。那年寒假在北京，他还邀请我和杨力祥去他的琴房看他排练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1992年我在美国再次见到他时，他还记得当年在科大的很多场景，以及在合肥火车站那惊险难忘的一幕……

了，使我终身难忘。那天，天安门红旗如海，人流如潮。游行的人群，像潮水般涌过广场。抬头眺望天安门城楼，虽然我没有看到伟大领袖的宏伟身影，但耳畔“万岁，万万岁”的激动喊声却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每学期的下乡劳动，是我们的社会课堂。房山，密云，顺义，怀柔，都印上了我们年轻的足迹。我们的歌声曾在琉璃河畔响起，我们的汗水曾在广阔天地流淌。春天，我们在密云水库旁锄草施肥，秋收，我们在牛栏山脚下收割打场。

社员们一年四季，奋战在公社的土地上，忙忙碌碌，任劳任怨，辛勤劳动。他们的吃苦精神和顽强毅力令人敬佩，他们的艰苦生活，使人挂肚牵肠。这更加激励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奋发图强，改变落后面貌，把祖国真正建成人间乐园的决心和理想。

我们的学习始终自觉而紧张。课后，我们也有轻松的欢愉时光。节假日，在昆明湖上泛舟，在北海公园休憩，在王府井淘书，在天安门留影。59年五一节，我们畅游了颐和园。万寿山、排云殿、昆明湖、知春亭，都留下了我们欢乐的笑声，留下了我们青春的朝气。20多岁的好年华，同窗5年的同窗学习，不时有同学之间擦出爱的火花。但为了攻读尖端科技，也有人忍痛将它悄悄掩埋。

什么是科大？这就是科大。是她独特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理念，是老一辈科学家的谆谆教导和科学情愫，是学子立志报国的赤胆忠心，是勤奋刻苦的学习风气，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努力学习、刻苦奋斗、献身科学。攀登科学高峰，是我们追求的唯一梦想。一流的生源，一流的学风，超一流的师资力量，这三者结合，怎能不开创出一所超一流的高等学府殿堂？

钱老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亲切关怀和严格教导，科大呈现出了骄人的辉煌。仅仅是力学系58、59级两届学生里，就培养出了5位院士和1名科技将军，可以说没有辜负钱老的期望。然而，时隔40多年后的“钱学森之问”，还是使人不能不认真检讨和思量。钱老的问题始终回旋在我们耳旁。它激励我们以及后来的师生们继续努力，敢想敢闯，不断创新，永创辉煌！

时光流逝，岁月消融。2017年秋，毕业53年后，我和另外两位5907老同学，回到中科大的旧址回访。再次见到常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忆几十年前在此度过的青春岁月，真是感慨万千，心神摇荡！玉泉路景色依旧，中关村面目全非。青春不再，容颜已老。离去的已然离去，曾有缘同学一场。健在的多加保重，盼有生常聚一堂。青春纵然不能再现，夕阳还依旧发热发光。

我爱科大，我为你自豪。我满怀期望，期望为你的未来骄傲！

吾爱
你是一只飞鸟

✱ 浮云游子

吾爱，你是一只飞鸟，如今已离巢远去，我纵然茫然若失，但我知道，情之所系，心之所依，血脉亲情不会因山水时空的阻隔，而有分毫的损失。

吾爱，你是带着我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我的目光追随你的身影，在尘世的浮光掠影中，所有的喜怒哀乐，我都将与你一起感同身受。

吾爱，我知道，你生来就是要奔向远方，去赶赴生命中另一场邀约，没有时间去浪费，就连飞逝的光影都弥足珍贵，多远都无畏，只愿你实现梦想的以为。

在白雪皑皑的冬季，我的心因思念而充满春意，我知道我的鸟儿，会披着霞光从远方赶来，我们会在一起围炉夜话，到那时，所有含泪的等待，都将化为甜蜜的记忆。

吾爱，在那一片浩瀚的蔚蓝里，我的凝望在天空，追逐着风儿，追逐着云朵，追逐着夕阳，追逐着星辰和月轮，追逐着，你飞越天际的痕迹……

（作者系我校学生家长）

